

第一卷

[阿里安(Arrian)的开场白]

阿里安向卢西乌斯·盖里乌斯(Lucius Gellius)致意！

我并未像其他人“编写”著作那样去编辑爱比克泰德的言论，我也并未刻意把它出版并公诸于世；确切地说，我认为我根本就没有去编辑它^①。我一直习惯于尽我所能地、逐字逐句地将我听到的所有他的讲话都记录下来，并努力地把它们保存下来，以便供自己将来之用，也作为一种对他的思维方式和言谈的坦率的纪念。因此，正如你所料想的，这些谈话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即席言谈，而不是为了以后人们的阅读而专门编写的。这就是这本论说集的特征；但不知怎么地，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这本著作却流传开了。对于我而言，如果人们认为我是个拙劣的编辑者，我是不大在意的；而对于爱比克泰德而言，如果有人看不上他的文字功夫，他就更不会了，因为他在说这些话时，目的只不过是想要将听者的心智引向至善。现在，如果这本谈话录产生了

^①阿里安有意在“汇载”(write)和“编著”(compose)这两个词之间进行比照。毫无疑问，阿里安对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作品是记忆犹新的，尽管柏拉图和色诺芬都声称他们再现的是苏格拉底的言论，可事实上是他们的“记载”都是以一流水平编著出来的作品。

效果，我认为它自然会拥有一个哲学家的言谈所应有的成功；如果没有产生这种影响，读者应该相信，如果是爱比克泰德本人在做这些谈论，那听者的感受是一定会完全跟随着他的指引走的。如果我记录的言辞并未产生这种影响，那大概是我的过错，或者只能是这样了。再见。

1. 关于我们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事物

在各种技艺和能力^①当中，你通常会发现没有一种技艺和能力是可以自我思考的，因而也没有一种是可以自我肯定或自我反对的。语法技艺能有多大的思考力量？只不过是能对所写的东西做一判断而已。音乐技艺能有多大的思考力量？也不过是能对乐曲做一判断而已。可是这两者哪一个对它本身进行了思考呢？根本没有。假如你正在给一个朋友写信，却对要怎么写稀里糊涂，这时语法技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对于你要不要给朋友写信，语法技艺却无话可说。同理，和乐曲相关的音乐技艺也是如此，它可以告诉你怎么谱曲，但你是不是要现在歌唱和弹奏七弦琴，或者既不唱歌也不弹奏，它却也无从置喙。那么，什么样的技艺与能力能告诉你这些呢？是那可以对自己和别的事物都进行思考的东西。这是什么呢？是理性能力。因为它是我们（从神那儿）承袭的惟一既可以理解自身——何为理性，它有何能，这种天赋对于我们的价值有多大——又可以理解所有其他能力的的能力。谁来告诉我们金子是美的？金子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显然，能告诉我们的乃是那种运用外部表象的能力。如果不是它，又有谁能够洞察音乐技艺、语法技艺及其他技艺与能力呢？谁能

^① 希文 *δυνάμεις* 包括技艺和能力两个意思，在此处的上下文中，这两个意思都涉及到了。

够对它们的用法做出判断并能指出它们在什么场合使用最为合适呢？显然没有。

因此，众神只是将所有能力中那个最好的和统率其他能力的的能力，也就是正确运用外部表象的能力，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将所有其他能力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众神没有将所有的其他能力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是不是真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呢？我想，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他们早就把其他的能力也交托给我们了。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能这么做。因为既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并被尘世的肉体 and 种种世俗关系所束缚，我们怎么会不因此而受外物的羁绊呢？

但是宙斯怎么说呢？“爱比克泰德，如果可能，我早就轻而易举地让你这卑微的肉体和你那点财物自由无羁了。但是，你别忘了，这肉体不是你自己的，它只不过是由泥土巧妙合成的。虽然我不能赋予你肉体，但是我们却将我们自己的某些部分赋予了你，即选择和拒绝的能力、欲求和回避的能力，或者简言之，即运用外部表象的能力。如果你能关爱这种能力，并把你所拥有的其他东西放在这里，那你就会永远不受挫折，不受困累，永远不用呻吟，不用抱怨，不用阿谀奉承任何人。这些东西在你眼里微不足道吗？”我决不会那样想！”那你满意这些东西吗？”我非常希望如此。”^①

可现实是，尽管我们只能关爱一件事情，也只能全身心地投入一件事情，但我们还是宁愿热衷于纷繁世事，而且紧密地和它们捆绑在一起，甚至愿意和我们的肉体、财产、兄弟、朋友、孩子和奴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结果，由于被太多的世事缠身，我们被弄得身负重压，疲惫不堪。所以，如果天气不允许我们出

^① 参照 I, 2。“I, 2”这一标记的意思是：“本书的第 1 卷，第 2 章”。下面此类推。

海，我们就会坐立不安，不停地四处眺望：“现在刮的是什么风？”我们问。北风。“我们该怎么办？什么时候会起西风呢？”它乐意的时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风神乐意的时候。因为造物主没有让你、而是让埃俄罗（Aeolus）做了风的主管。“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所能控制的东西，至于其他的，就顺其自然吧。“那怎样才算顺其自然呢？”如神之所愿。

“我必须是惟一个被砍头的吗？”你是不是为了使自己感到慰藉，就希望每个人都被砍头？你是不是不愿引颈就戮，就像尼禄（Nero）下令将一个罗马的拉特兰斯（Laternanus）处斩时，拉特兰斯所做的那样？他伸出脖子后，被砍了一下，但由于力道不大，他很快又把脖子缩了回来，接着又伸了出去。在此之前，当埃帕弗罗德图斯（Epaphroditus），尼禄的一个释奴，走上前问一个人他因何犯罪时，那人回答道：“如果说我有什么期望的话，那我也只会对你的主人说。”

“那么在这种情景下，我们必须为自己准备好的帮助是什么呢？”除了知道什么是自己的，什么不是自己的，什么是允许自己做的，什么是不允许自己做的之外，还能有什么？我肯定会死，可是我难道必须得呻吟着死去吗？我肯定会被戴上脚镣，可我难道必须得哀号着戴上脚镣吗？我肯定会被流放，但谁又能阻止我微笑着、愉快地、宁静地被流放？“说出你的秘密。”我一个字也不会说的，因为这在控制之下。“可是我会给你戴上脚镣。”你说什么？给我戴上脚镣？我的腿可以被戴上脚镣，但是我的自由意志^①就是宙斯本人也无法征服。“我将把你投入监牢。”那被投入的不过是我的卑微的肉体！“我要砍掉你的头。”我几时告诉过你我的脖子是惟一个不能被砍的脖子？这些都是哲学家们应该反复练习的功课，也是他们每天应该写下来的东

^①此词的原意是“选择”（能力）。——中译者注

西；他们应该在这些当中磨炼自己。

德拉西亚（Thræsea）过去常说：“我宁愿今天被杀，也不愿明天被流放。”那么，鲁福斯^①是怎么对他说的呢？“如果你把死亡当成了两种不幸当中较坏的那种，则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选择啊！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还算好的那个，则这又是谁给你的选择？你难道不愿意学会对已经给予了你的东西表示满意吗？”

阿格里皮卢斯（Agrippinus）过去常说的是什么？“我不会自己挡自己的路。”有人带话给他说，“你的案子正在被元老院审理呢。”——“但愿有好运，不过现在已经五点了”（他习惯在这个时间进行锻炼，然后洗个冷水澡）；“让我们走吧，去锻炼。”等他锻炼结束后有人过来告诉他：“你已经被判决了。”“流放还是死刑？”他问道。“流放！”那我的财产呢？“还未被没收！”“那好，让我们去阿里西亚（Aricia）吃中饭吧。”这就是所谓做一个人应该做的功课的意思：使人们从欲求和回避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免遭偶然性的影响。我肯定会死。如果是马上死，那我就去死；如果是过一会儿，我就先吃午饭，因为吃午饭的时间已经到了；然后我在指定的时间去死。以怎样的态度？就如一个人归还原本属于别人的东西那样。

2. 一个人如何在所有的时候都保持其本性^②

对于具有理性的人来说，惟有不符合理性的事物是无法忍受

^① 鲁福斯（Musonius Rufus），著名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老师；爱比克泰德对他感激备至。

^② Proper character. 这个词很难翻译，它带有来自戏剧中的“角色”的含义，指的是每一个人自己的独特性格。翻译成“个性”或“特性”可以表达这种意思，但是仍嫌过于现代；“本性”也是一种可能的翻译，但是注意要与“自然”（nature）意义上的“本性”加以区别。——中译者注

的，而合乎理性的事物则是可以忍受的。就其本质而言，鞭打并非不能忍受。——怎么会这样？——请看：斯巴达人一旦认识到鞭打是合乎理性的，他们就会接受它^①。——可绞刑难道不是无法忍受的吗？——很难说；不管怎样，也无论何时，只要一个人觉得被绞死是合乎理性的，那他就会自己去把自己绞死。总之，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比不符合理性更令人类痛苦的事物，也没有什么比合乎理性更为吸引人的事物。

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合乎理性的事物和不符合理性的事物是不一样的，这就像对于不同的人，好（善）与坏（恶）并非一样，有益的事物和无益的事物也并非一样。所以，我们需要教育，为的是学会如何合乎自然地使我们关于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合乎理性的“把握性观念”（preconceived idea）^②适用于特殊的事例。但是，要想对合乎理性的事物和不符合理性的事物进行判定，仅仅运用我们对于外部事物的价值评估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运用同一个人的自身特性相一致的评判标准。对于某个人来说，替别人拎夜壶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他所考虑的仅仅是：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会挨打，没有饭吃，相反如果他做了，就不会有任何严酷或痛苦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不仅自己拎夜壶受不了，甚至连别人这样做都不愿意看到。如果你问我，“拎还是不拎？”那我会告诉你有食物比没食物更划得来，受呵斥比不受呵斥伤害要更大；因此，如果你是用这些标准来权衡自己利弊得失的话，那你最好就去拎那把夜壶。“可是，这和我不相配啊。”这是你，而不是我所必须另外考虑的问

①指斯巴达人在阿耳特弥斯（月神与狩猎女神）的祭坛前对年轻人的鞭打教育。

②这是斯多亚派的一个核心的知识论概念。来自“把握”的具体形象比喻，表示确定可靠的真理性知识。也可以翻译成“把握的概念”、“有把握的概念”等；有时也可以翻译成“理解”或“理解了的概念”。——中译者注

题。因为只有你了解你自己，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你眼里价值几何，以及你会以什么价格出售你自己。因为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价格出售自己。

正因如此，所以当弗罗卢斯（Florus）考虑要不要参加尼禄的戏剧节，并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阿格里皮努斯（Agrippinus）对他的回答是：“去吧。”而当弗罗卢斯问：“你自己为什么不去？”时，阿格里皮努斯的回答是：“我？噢，那样的问题我连提都不会提。”因为当一个人一旦屈尊考虑这些问题——我指的是估量外部事物的价值，一个接一个地对其进行算计——的时候，他就和那些忘记他们自己本性的人相差无几了。哦，你问我什么？“生更好，还是死更好？”生更好。“痛苦和欢乐呢？”欢乐。“可是假如我不参加悲剧演出的话，我就会被砍头的。”那你就去参加吧，但我是不会去的。“为什么？”因为你把自己看作仅仅是制成一件衣服所用的所有线当中的一根。紧接着呢？你就会理所当然地想着如何才能够和其他所有的人相似，就如同一根线想着不要比其他的线更突出。——然而，我要成为红色^①，那不大的、光艳的一部分，它可以使其余的部分焕发出光彩。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做个和大多数人一样的人”？如果真那样做了，我还怎么成为红色？

这也是海尔维丢斯·普里斯库斯（Helvidius Priscus）所理解的，他在理解后还付诸行动。当维斯帕西安（Vespasian）传话给他，叫他不要参加元老院的会议的时候，他回答道：“不让我成为元老院的议员是你的权利，但只要我是一位元老，我就一定要参加会议。”“那好吧，可在你参加会议的时候，你要保持沉默。”“不问我的意见，我会的。”“但我肯定要问你的意见。”“那我必定会回答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你

^①意指罗马元老院议员的长袍摺边的亮红色（通称为“紫色”）带子。

说话，我就要你的命。”“噢，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是不死的？你做你的事，我做我的事。要我的命是你的事，平静地死是我的事；流放我是你的事，毫不忧伤地动身则是我的事。”普里斯库斯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不过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已。红色对斗篷有什么用？除了能让我们穿上它格外引人注目，并作为其他人的一个优秀榜样而得到展现之外，还能是什么？可是，假设是在同样的情况下，恺撒（Caesar）叫的是另外一个人不要参加元老院会议，那这个人很可能会这样说：“谢谢你不让我参加。”像这样的人，恺撒是根本不会不让他参加会议的，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人参加会议时，要么会像只水罐似地坐着，要么如果他发言，就会说些他所知道的恺撒想让人说的话，而且还添油加醋一番。

有一个运动员也是这样做的。这个人如果不把他的私处切掉，就会有濒临死亡的危险。他的兄弟前来看他（他是一个哲学家），并对他说道：“啊，兄弟，你打算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部分切掉，然后重返赛场呢？”他没有听从，而是硬起心肠，结果死掉了。当有人问：“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是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还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的时候，爱比克泰德答道：是以一个人的身份。他以一个曾经被召唤参加奥林匹克竞技比赛并在其中拼搏过的人的身份，以一个在竞技场上有如在家般的感觉的人的身份，和一个不仅仅在贝托（Bato）^①角斗学校用油涂抹过身子的人的身份。可是如果换个人，假如没有脖子也能活的话，那他可能早就让人把自己的脖子也给砍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要根据一个人的本性进行选择的意思；也是本性对这样一些人——在他们进行思考的时候，他们习惯于将本性看作是一种个人的贡献——所产生的一种力量。“过来，爱比克泰

^① Bato 似乎是那个时候一个很有名气的运动教练。

德，把你的胡子剃了！’^① 如果我是一个哲学家，则我会回答：“我是不会把我的胡子剃掉的。”“那就砍掉你的脖子。”如果这样做对你有好处的话，那就砍掉好了。

有人问道：“那我们每个人如何才能够意识到什么是适合自己的本性的东西呢？”爱比克泰德答道，当狮子冲过来的时候，如何只有公牛才会意识到自己的勇气，并冲向前去保护整个牛群？很显然，有勇气，就会有勇气的意识；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我们人也一样，无论是谁，只要有这种勇气，就不会意识不到这种勇气。但一头公牛不会一下子变成一头公牛，一个人也不会一下子变得高贵起来，而是必须经过冬季训练^②，他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力保不使自己冒失地陷入到任何同自己不相称的事物当中。

只考虑你会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如果你一定要出售它的话，请至少不要贱卖。然而，伟大而卓越的行为可能只适合于苏格拉底和像他一样的其他人。——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或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变得像苏格拉底一样呢，假如我们都被自然赋予了追求这种伟大的能力？哦，难道所有的马都能变得迅捷，所有的狗都能变得敏于追踪嗅迹吗？那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因为没有天赋就应该放弃对自己的训练？决不！爱比克泰德不会比苏格拉底更出色，可只要不比他差劲，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同样，我也不会成为米罗（Milo），但我却不会因此而无视自己的肉体；我也不会成为克罗伊斯（Croesus），但我也不会因此而无视自己的财产；总之，在任何其他领域里也一样，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失望于没有达到最高，而放弃适当训练。

^①在古代，哲学家特别是斯多亚派和犬儒派的哲学家有蓄胡子的习惯。

^②古代的军队在冬季通常被解散，要么进驻常设性的军营当中。那些在整个漫长的冬季当中不间断地进行军事训练的人体现出了一种真诚的和奋发努力的精神。

3. 从“天神是人的父亲”这个命题怎么推出相关的结论？

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他所应该的那样，一心一意地赞成如下这个学说的话，我想他就决不会认为自己出生卑贱或者低微。这个学说是：我们在最当初都是由天神所生的，天神^①既是诸神的父亲，也是人的父亲。就算收养你的人可能是恺撒，也没有谁会忍受你的傲慢自负；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宙斯（Zeus）的儿子，难道你不会因此而兴高采烈？然而，事实是我们不能，因为从我们一诞生，在我们身上就混合了这样两种因素：一方面是和动物一样的肉体，另一方面则是和众神一样的理性（logos）和理解力（intelligence）。我们中的有些人倾向于前一种联系，这是一种不为命运所祝福的、有死的联系；只有少数人倾向后一种联系，这是一种神圣的、并为命运所祝福的联系。既然每个人，无论他是谁，都不可避免地要依据他对每个事物所形成的观念去处理这个事物，那么，凡是认为自己生来就被要求忠诚、自尊和在运用外部表象时能够进行正确判断的人，都不会抱有出生低微或者卑贱的判断；然而，绝大多数人却恰恰是与此相反。“我是什么人？一个可怜而卑微的人。”他们说道：“瞧瞧我那可怜而卑微的肉体吧！”确实可怜；可你们还有比你们的卑微的肉体更好的东西。你们为什么要舍此而守彼呢？

正因为与肉体的这种血脉联系，使我们当中的那些倾向于这种联系的人，变得如狼一般，背信弃义、欺瞒耍诈，制造痛苦，还有一些人则变得如狮子一般，野蛮、残忍、难以驯服；而我们中的大多数则变成了狐狸，也就是说，变成了动物王国里的无赖。因为一个造谣中伤、心存不良的人，除了狐狸还能是别的什

^① 指主神宙斯。

么呢？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无赖和下作的东西吗？因此，你最好小心留意自己，不要变成这群无赖动物中的一个。

4. 关于进步

一个正在进步的人是一个已经向哲学家学习过，懂得欲求是对好（善）的事物的渴求，而回避是对坏（恶）的事物进行回避的人，他懂得宁静与平和只有在获得了自己欲求的对象和成功地回避了他想要回避的对象后才能达到——这样的人已经彻底地将欲求排除在自身之外，或者延迟到了另一个时候，他只对那些涉及到选择自由的事物才回避。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想回避的是与自由选择无关的事物，那么他就总是不得不经常面对它们，这时他就要悲痛了。既然美德提供幸福、宁静与平和的保证，那么毫无疑问，趋向美德的进步就是趋向上述三种心境当中任何一种心境的进步。因为毫无疑问，无论做什么事，它的完善是什么，那就是目标的指向之处；我们对这个目标的每一个接近都是一种进步。

那我们为什么会一方面承认美德就是这种事物，另一方面却又在其他事物那里寻求进步并展示它呢？美德的作品^①是什么？宁静。那么是谁在进步呢？是读过克吕西玻（Chrysippus）^②的论述的人吗？什么，难道美德只不过是对克吕西玻的了解吗？因为果真如此的话，这就等于公开承认进步只不过是对许多克吕西玻著作的知识。但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承认美德可以产生某种事物，那么我们就应该同时宣布接近美德乃是一种进步——可以产

^①即美德所要追求的结果。

^②芝诺之后奠立斯多亚派思想的第二位重要人物，以著作浩瀚和理论性强著称。

生其他一些事物。有人说：“某人已经能够完全自己阅读克吕西玻了。”以众神的名义，朋友，你正在取得积极的进步！这是多大的进步啊！“你为什么要嘲弄他？为什么要试图不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难道你不愿意向他展示美德的作品，那样他就有可能认识到在什么地方可以寻找到自己的进步？”可怜的人，你的作品（work）在哪里，请就在哪里寻找你的进步。那么，你的作品在哪里呢？在三个方面：在欲求和回避上，你既不能错过自己所欲求的东西，也不能遇上自己想回避的东西；在选择和拒绝上，你不能出半点差池；在对判断予以赞同（assent）和保留赞同方面，你不可以被误导^①。但首要的和最紧要的却是第一点。因为如果你寻找使自己免于遇到你想避免的事物的安全感的时候，处于一种恐惧和惶惑的状态中，则你还怎么取得进步？

既然如此，你可不可以将你自己在诸如下面这些事情上所取得的进步展示给我看呢？举个例子，假如和我谈话的是一个运动员，那么我会说：“请让我看看你的肩膀。”可他却答道：“请看我的哑铃。”^②让你和你的哑铃都见鬼去吧！我想看的是哑铃的效果。“把《论选择》^③拿来，看我对它已经掌握到了何种程度。”奴隶啊，这不是我想看的，我想看的是你在行为当中如何进行选择和拒绝，如何进行欲求和回避，如何处理事物，态度如何，如何进行自我准备，以及是否与自然保持一致。因为如果你的行事与自然一致，那就请展示给我，我将告诉你，你正在取得

①斯多亚派认为人类活动的范围或“领域”有三种：倾向（inclination）、选择（choice）和理智赞同（intellectual assent）。更充分的论述见 III, 2。

②在古代，跳远运动员（Broad-jumpers）在跳远的时候携带有重物，当他跃起在空中的时候，把重物抛在身后，以便增加跳远的距离。我们在此把这种重物姑且翻译成“哑铃”。

③显然，这是克吕西玻的一个短篇作品的题目。不过，斯多亚派的创始人芝诺（Zeno）和克里安提斯（Cleanthes）等也曾经写过相同题目的文章。

进步；如果不一致，那就请走。不要只是阐释你所拥有的书本，而是要自己也去写一本同样的书。你将会因此而得到什么益处呢？难道你不知道一本书只值五块钱（5 denarii）吗？既然如此，你想，它的解释者的价值会比五块钱多吗？所以，永远不要在此处寻找你的作品，却又在彼处寻找你的进步。

那么，进步在哪里？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从外部事物中退回来，开始转而关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问题，并且与此同时，为了能够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最终和自然保持一致，变得既高尚又自由，既自在无碍，不受压抑，又忠诚可敬，而开始对自己的自由意志进行培养和完善的话；并且如果他已经认识到，一个欲求或回避不在他自己控制之下的事物的人是既不可信也不自由，只能被那些事物所改变和抛来抛去，最终不得不屈服于他人；这个人也就是能够获得或阻止自己所欲求或回避的事物的人。最后还有，如果当他早上起来，依然能够继续保持和遵守他已经学过的所有的东西的话；如果他能够像一个可信的人似的洗澡，如一个自尊的人似的吃饭，同样，无论他所处理的主题是什么，他都能够将其主导原则付诸实践的话，就像一个赛跑者能够在自己跑步的时候运用赛跑的原则，练声的人能够在自己练声的时候运用练声的原则，那么，这个人就是真正在取得进步的人，这样的人从未漫无目的地游荡过。但是，如果他只是为了达到他在书中所发现的状态而努力，而且只在这上面用功，并将其作为自己前进的目标的话，那我将马上命他回去，并告诉他不要忽视自己在家中所应该关注的事物；因为他以前追求的目标是毫无价值的；他没有走向这样的目标——学习一个人如何消除生活中的悲伤和哀叹，和诸如“我算是完蛋了！”“我多么可怜啊！”之类的哭告，以及不幸和失败；另外还要学习死亡、流放、监禁和毒芹^①的意义，

^①一种毒药。苏格拉底就是被用这种毒药致死的。

这样，他就可能能够在监狱里说：“亲爱的克里同（Crito），如果这样做是诸神所满意的，那就这么办吧”^①！而不是“哎呀呀，我这个可怜的老头啊，我已经因此而满头白发了！”这些话都是谁说的？你认为我会举出一个地位低下，没有多少尊严的人吗？难道普里安姆（Priam）^②没有这样说吗？难道俄狄浦斯（Oedipus）^③没有这样说吗？何止如此，所有的国王都这样说了！因为悲剧除了是对一个爱慕外部事物的人的苦难的一种韵文的描绘之外，还能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确实不得不借助于欺瞒^④来认识外部事物和独立于我们的自由选择之外的事物与我们毫无关系，那么，就我而言，我将对这样一个欺瞒——它将使我的生活因此而宁静而没有骚乱——表示喜爱；至于你，则关注你所喜欢的事去吧。

那么，克吕西玻提供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你或许知道”。他说：“产生宁静和平静的这些事物都不是虚假的。读读我的书，你就会懂得那些使我们平静的事物和自然是多么的和谐一致。”哦，多好的运气啊！哦，为我们指路的这个赐恩的人是多么的伟大啊！确实，万民已经为特力普陀来姆斯（Triptolemus）建起了神殿和祭坛，因为他把耕种的果实作为食物赐给了我们；但是对于那个发现和揭示真理——它并非关于简单的生活，而是关于好的生活^⑤——并将其传授给所有人的人，你们中间可曾有谁为了纪念他而建立过一个祭坛，供奉过一个庙宇或者雕像，或者为了对他表示感谢而向神敬拜？众神将美酒和小麦赐予了我

① 柏拉图：《克里同》，43D。

② 特洛伊国王。在特洛伊战争中被希腊人打败，家破人亡。

③ 希腊传说中某个古代国王，悲剧人物。

④ 可能是指通过目睹悲剧的方式。悲剧的情节尽管是虚构的，但却可以用于道德教化。

⑤ 语出柏拉图《克里同》，48D。

们，我们因此而献祭谢恩；可是他们还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①创造了这样一种果实，以此向我们展示关于幸福的真理——难道我们不应该因此而对神表示感谢吗？

5. 反学园派^②

爱比克泰德说，如果一个人对显而易见的真理予以抗拒的话，那么，在反驳他时，我们很难找到一种可以使其改变观点的论证。原因既不是因为这个人有才能，也不是因为老师无能。因为当一个人陷于某种论证而不拔、僵化成一块顽石的时候，我们如何可能再通过论证的方式来摆平他？

当一个人在辩论中既不准备对显而易见的真理表示赞同，也不准备远离论战时，会有两种僵化：一种是理智的僵化，一种是羞耻感的僵化。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害怕肉体丧失活力，而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办法，以求使自己免于落入这种境地；但对于灵魂的麻木，我们却毫不关心。的确，以宙斯的名义，即使就灵魂本身而言，如果一个人不能步步紧跟一个论证过程，或者甚至理解它的话，我们就会认为他处境不妙了；可是如果一个人的自尊和羞耻感麻木了，我们却居然称颂这是品格的力量！

你的感官能告诉你，你是清醒的吗？“不行”，他答道，“在梦中的时候，我有种自己是醒着的表象，这和醒着的时候的感觉一样，所以它们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那这两种表象之间是不是没有什么不一样呢？“没什么不一样。”我还能和这样的人继续讨论吗？有什么烧灼剂或者手术刀可以用到他身上，好让他认

^① 可能是指克吕西玻的精神世界。

^② 参看本书 II, 20。柏拉图学园的“新学园派”是怀疑论，他们认为凡事皆不可知，所以对于一切都悬置判断。

识到自己的麻木？他确实认识到了，但却装作没有，那他比一具尸体还要糟糕。一个人没有认识到矛盾，其处境是糟糕；另一个人确实认识到了，却不为所动，也不思改善，那他的处境是糟之又糟。他的自尊和羞耻感已经被砍掉了，他的推理能力，如果我不愿意说是被砍掉的话，则已经动物化了。我会把这称为品格的力量吗？决不，除非我也这样称呼那些淫荡的人具有这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使这些人在公开场合放胆胡说，为所欲为。

6. 论天意

如果一个人拥有这样两种才性，即对发生在任何情况下的事都全面理解的能力和保持一种感激之情，那么，他将很容易找到机会赞美天意。否则，他将无法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用处；或者即使看到了，也不能因此而心存感激。如果神创造了色彩，但却没有创造看到色彩的能力，那它还有什么用？——根本没用。——反之，如果他创造了这种能力，但却没有创造能让我们视觉能力所把握的物体，那它还有什么用？——根本没用。——如果假如这两个东西他都创造了，但却没有创造光呢？——纵使如此，也是毫无用处的。——那么，是谁使此事物适合于彼事物，使彼事物适合于此事物的呢？又是谁使宝剑适合于剑鞘，剑鞘适合于宝剑的？没有人吗？毫无疑问，我们习惯于从所有已经造好的物体的结构来证明，这个作品一定是某个能工巧匠劳动的结果，而绝非随便造出来的。

那是不是说，每个这样的作品都可以将其工匠展示出来，而视觉对象、视觉和光线却不可以将其展示出来呢？难道雌与雄以及它们相互爱慕的情欲，以及使用为此目的而构造的器官的能力，也无法将其展示出来吗？好吧，让我们姑且承认这些东西是如此；可是难道理智的神奇结构——当我们遇到感觉对象时，我

们不仅仅能让它的形式给我们留下印象，而且还从中进行选择、加减，并用它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组合；是的，以宙斯的名义，还从某些事物推断出之相关的其他事物——难道所有的这一切也不足以激发和促使我们的朋友莫要将创造这些事物的工匠忘掉吗？不然，就请他们向我们解释这每一个结果都是由什么带来的，或如此神奇、如此精巧的事物怎么可能偶然地和自发地存在。

那又怎样？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只有在人类当中才会发生？的确，你会发现很多只是满足理性动物的特殊需要的东西，只存在于人类身上；但与此同时，你也会发现我们所拥有的很多东西同无理性的动物是一样的。那是不是说它们也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呢？不！因为使用是一回事，而理解是另一回事。神需要动物，是因为它们能使用外部表象；而需要我们，是因为我们能对外部表象的使用进行理解。因此，对于动物来说，吃吃喝喝，繁衍生息，各自做做自己范围之内事情就足够了；至于我们，因为神已经将理解能力这样一个额外的天赋赋予了我们，所以仅仅做到这些事情是不够的；除非我们能够行为得当，处事有方，按着同自己的本质和构造相一致的方式行事，否则，我们将无法达到我们的目标。因为生物的构造不同，其工作的内容和目标也不同。因此，对于其构造只适合于“使用”的生物来说，起码的使用就足够了；但是对于具有能够理解使用的能力的生物来说，除非再附加上“行事得体”的原则，否则，他将永远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那又怎样？神所构造的动物中，一个被吃，一个侍弄于农耕，而另一个则出产奶酪，还有一个则被派做某种别的相类似的用途；为了履行这些功能，它们需要什么来理解外部表象，并对其做出区分吗？神已经将人类带到了这个世界，并使人类成为了神自己和神的作品的一个观众——不仅是一个观众，而且还是一个解释者。因此，对人类来说，在无理性的动物行为的开端和终结之处开始和终止，是令人耻辱的；他从动物开始的地